

史梦甄

著

春云十三展

上册

◆ 漓江出版社

史梦甄

著

Chun
Yun
Shi
San
Zhan

春云十三展

—上册—

◆ 漓江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春云十三展 / 史梦甄著. — 桂林: 漓江出版社,
2024.6
ISBN 978-7-5407-9785-0

I. ①春… II. ①史… III. ①侠义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 (2024) 第 077812 号

春云十三展

史梦甄 著

出版人 刘迪才
策划编辑 霍 丽
责任编辑 李 慧
装帧设计 徐俊霞 俸萍利 [广大迅风艺术]
责任校对 王林秀
责任监印 杨 东

出版发行 漓江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址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22 号
邮 编 541002
发行电话 010-85891290 0773-2582200
邮购热线 0773-2582200
网 址 www.lijiangbooks.com
微信公众号 lijiangpress

印 制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52
字 数 900 千字
版 次 2024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07-9785-0
定 价 108.00 元 (全两册)

漓江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漓江版图书: 如有印装问题, 请与当地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献给亲爱的欣尧



第一卷

第一章	青蘋之末.....	3
第二章	慰我彷徨.....	10
第三章	正义的迷思.....	15
第四章	玉树盈阶.....	20
第五章	春云第一展.....	27
第六章	揭心出世.....	36
第七章	照我尘姿.....	42
第八章	书生有剑.....	46
第九章	终身误.....	51

第十章	祸从口出.....	58
第十一章	公子春衫桂水香.....	62
第十二章	另有其人.....	67
第十三章	冤家路窄.....	72
第十四章	不知魂已断.....	77
第十五章	空有梦相随.....	81

第二卷

第一章	春云第二展.....	88
第二章	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94
第三章	祖师爷的意思.....	99
第四章	出山泉水浊.....	103
第五章	我辈孤且直.....	109
第六章	当时只道是寻常.....	114
第七章	只愿君心似我心.....	118
第八章	世事两茫茫.....	124
第九章	出神入化.....	129
第十章	好一场买卖.....	134
第十一章	春云第三展.....	139
第十二章	夜探月王府.....	145

第十三章	漫长的决斗.....	149
第十四章	暴雨将至.....	155
第十五章	五里还阳.....	160

第三卷

第一章	心潮逐浪.....	170
第二章	春云第四展.....	177
第三章	伏象朝真.....	183
第四章	流水不争先.....	188
第五章	史有为的预言.....	194
第六章	连环计双侠入套.....	199
第七章	感侠义王爷知心.....	205
第八章	朱颜消歇.....	210
第九章	武无第一.....	216
第十章	天人.....	222
第十一章	心猿.....	230
第十二章	亮鏢.....	237
第十三章	何事吹皱少年心.....	244
第十四章	峭壁之花.....	250
第十五章	誓入刀山.....	256

第四卷

第一章	杀器.....	262
第二章	陷落.....	268
第三章	大清第一人.....	273
第四章	隐匿.....	280
第五章	破绽.....	285
第六章	攻心.....	291
第七章	情迷.....	301
第八章	侠隐.....	308
第九章	诡谲.....	315
第十章	义盗.....	319
第十一章	失魂父子.....	328
第十二章	竹帮旧事.....	334
第十三章	裂变.....	340
第十四章	寒江钓雪.....	346
第十五章	可怜无益费精神.....	355



第一卷

练得身形似鹤形，
千株松下两函经。

我来问道无余说，
云在青天水在瓶。

公元 1905 年，清光绪三十一年，中国大地经历了两个庚子年的祸乱，割地赔款，积重难返。太后西狩回朝，务实地制定了一系列关于自己死后就实现的“宪政蓝图”；“北洋”心里想的却是另一个；孙、黄及其同道们则在南方谋划着第三个。

多是徒劳，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会在六年之后倒下……



· 第一章 ·

青蘋之末

“请不要把姑娘唤醒。”

有人一边说着，一边轻悄悄下楼去了。

空空儿没有午睡。她独坐窗前，焚了一炉香，对着镜子涂胭脂。窗外的雪下了两个时辰了，飘棉扯絮一般地落着。空空儿生长在江南，平生第一次见到雪，她看呆了。

会馆楼下的小径，蜿蜒伸出几十丈，被半尺多厚的雪压盖住。路旁一株梅花小放，嫣红几朵，白皑皑中显得格格外精神。空空儿生怕这路被过往的人踩脏了，直勾勾地望着。

“如果二哥在，定有好词！”

她想。

天欲晚，风愈满，雪未停。

宗人府左司理事阮中华，被四个打手从“宝局子”拎出来，一路打到了街面上，啃了一口雪泥。围观的百姓对着他露出的官靴，指指点点。

阮中华喘着气告饶：“能说一句吗？”

领头的黑脸汉子一伸手制止了同伴。

“黑三儿兄弟，你记得吗？我还请你吃过早点呢。”

黑三儿一脚蹬在他胸口，阮中华惨叫着滚出老远去，还没爬起身就被打手按住了脑袋。阮中华哀求：“兄弟兄弟，好赖我也是个五品官，给点面子……”

黑三儿猛扇了他一个大嘴巴子：“去你妈的！你丫也不打听打听，‘亨顺天宝押’是干吗的？别说小小的五品官，就是一品，欠了钱老子照打。”

旁边的打手低声道：“一品咱打不了。”

黑三儿低斥：“滚犊子。”

南城一带吃横粮的打手，属山东和关外最多。黑三儿来自关外。这类混混儿入行之前，俱是贩骆驼、下力气出身。可老实本分人来钱慢，路子窄。渐渐和一群嘎杂子混熟了就起哄架秧子打架，到场就给五十个大子儿。出手打人，敢动家伙，又层层加码。这行就属看场子的最肥，但需要有一定才具和帮衬。黑三儿混到今天，在南城也算半个人物，阮中华这样的小京官他见多了，全不放在眼里。

“再宽我一天，就一天。”阮中华不断地作揖。

“一个时辰也不行。你正赶上了我们赌场清账，撞风头上了。东家让我给你当

街放血。动手！”

一声令下，三个打手吵吵着把阮中华按倒在地，有人从腰后抽出一把雪亮的匕首，擗起了他的裤管就要挑脚筋。

“慢！”

众人闻声望去，一位黑衣人拨开人群走近。他叫周癫，五十岁上下，黑沉沉一张脸，看不到一丝表情。头戴一顶旧毡帽，辫子在脑后不足一尺长，左眼眇了，用一个鹿皮罩子绷着。脚步又轻又稳，走近时单手扶住腰上的鱼头刀，淡淡地望着黑三儿。

众打手一看是他，全停了手。阮中华抹了一把鼻血爬出五七步，上前紧紧抱住大腿，放声痛哭：“你可来了啊！呜呜呜……”

“欠你多少啊？”周癫淡淡地问。

黑三儿换了一个笑脸：“这位爷，又是您来挡横儿了。今儿个不多，三百两！”说着伸出了三根手指，中指却是缺了半截儿。阮中华见了，差点没忍住笑。周癫瞪了他一眼，从袖里取出一沓银票递过去。黑三儿接过，点了点：“还差一百。”周癫就从自己尾指退下一枚翡翠戒圈递过去：“这行吗？满翠的冰种。”

黑三儿看也不看，伸手一推：“夜不观玉！你说是满翠，明天变黄了呢？要么拿钱，要么我跟他回家取。”

阮中华使劲冲周癫摇头。

周癫一笑，把戒指强塞到黑三儿手里：“真是好东西，占便宜去吧！”说罢，扶起阮中华要走。黑三儿声音反倒轻了：“不是驳您面子，我只要现钱。”说完，把戒指递还给了周癫。打手们立即将二人围住。

“又不是头一回了。宽一天不行吗？”周癫说。

黑三儿站着不动，也不说话。

“戒指先押你这儿，你随便找行家看。明天我补现钱！”

黑三儿摇头：“宝局子新近整顿，改规矩了，不许以物抵押。”

“世道变坏了呀！连赌场都不兴押东西了？你们得多缺钱。是你们不行呢，还是行当不行了？”周癫笑着问向众人。

“是国家不行啦！大清国早就穷得露大腩啦！”阮中华道。

惹得众人哈哈大笑。阮中华也低着头嘿嘿地笑。

黑三儿不悦：“别说没用的，你给是不给？”

“不通融？”



“我通融您，谁通融我呀？”

周癫一笑：“好吧！差多少？”

黑三儿压住火，正要说，旁边的手下急了：“老东西，你聋了？还差一百两！”

周癫点点头，看了看他们两个。只听“锵”的一声，从腰间抽出鱼头短刀，迅步上前，寒光划出一道半弧，还刀入鞘。目不暇接间，黑三儿和这手下腰间系着的钱袋子都被割断了绳套，落在雪地上。众人大骇。

周癫问：“够了吗？”

他一出手众人就知道差距，早吓得面无人色。黑三儿只顾点头，一个字说不出来。

老百姓啧啧叫好。

周癫扶起阮中华：“戒了吧。多害人啊！”

阮中华哭着点头，二人慢慢地走了。这时，忽然赌场里冲出来一个打手挥着棒子就嚷：“谁啊？他妈谁啊？”

周癫停住，上身没动，只回头用那只眼罩子看黑三儿。

黑三儿飞起一脚踹掉同伙的木棒：“他妈你！滚犊子！”

手下无辜：“大哥我……”

黑三儿：“我什么我？有眼无珠的东西！”

他说这话可是眼睛扫着周癫。周癫没听到一样，扶着阮中华，踏雪而去……

天坛西侧一箭之地，有家幽静小院。似会馆却未有匾额招牌，像客栈又未见酒幡幌子，更没有迎来送往的热活气，连灯笼都没有挂出来。

周癫带着阮中华走进前堂，里面的陈设和布置秀静素雅。佛龕、鸟舍、花植、鱼池，见之忘俗。北墙高悬一幅名家字画，写“风引云衣”四字。周癫径直上楼，阮中华不敢停滞，就跟着走，一前一后上楼梯。阮中华谨慎扫探环境，忍不住怯生生地问：“这是哪儿？”周癫没答。

阮中华勉强走几步，停下不动了：“你到底是谁？为什么一直帮我？”

周癫：“跟上。”

阮中华自知跑不掉，只得硬着头皮跟他上了二楼。二人走到走廊尽头最里间房门口，周癫掏出一条看不清颜色的手绢递给他。

“把嘴擦擦，我家姑娘膈应这个。”

阮中华接过来，闻那手绢早馊了，又不敢说什么，强忍着把嘴角的血迹擦净。

周癡轻轻叩门：“姑娘，是我。”

里面嗯了一声，周癡推门而进，说了句“他来了”，让出身位让阮中华进来。阮中华再回头，周癡已经从外面把房门关上了。

未几，阮中华只觉淡香沁脾，气味别致，又见房内陈设，高雅豪奢，秣华朴直。凡榻、橱、几、桌，皆用花梨、紫檀、相思木，做工登峰造极，必是前朝大家手造无疑。所用手使器皿杂物，无一不玲珑妍秀，哪一件都不是寻常俗品。再看木榻上的这位妙龄女子，阮中华不由得呆住。

这女子一身雪白长锦衣，一根玄紫色的腰带紧束腰身，衣领下用丝绒线绣着三瓣飘零的桃花。又见到衣柜外侧正挂着一件同款色的长锦衣，领口下绣着一朵盛开的桃花。阮中华愣住。他是识货的，当即就知她绝非凡人。无须多问，她衣橱里定还有一件白衣，绣工必是含苞待放之桃花。三件衣服同款同色，晨起、过午、傍晚各是一件，差别只在领下的绣工。这叫“一日三开箱”，不是一般有钱人讲究得起的。说到一个“贵”字，这满屋的精致也未见得比得起这三件衣服。看她年纪不过二十岁，气质平静温婉，头绾简雅，乌丝垂肩，玉簪斜插，双瞳剪水，玉骨冰肌。阮中华是宗人府管理谱牒的主事，断人最是行家。这姑娘的长相，不说国色也称绝伦了。又见她高胸俏肩，方脸尖下巴，口鼻微微上翘，不出苏杭两地。

空空儿打量他一下：“坐吧。”

她一开口，阮中华就听出了她八成是苏州的。苏州有什么达贵望族呢？阮中华一边胡乱想着，一边拿捏着在木凳上坐了：“姑娘您是？”

“宗人府左司理事，阮中华阮大人？”

阮中华点头：“是我。您是？”

“别问我了。你只要知道，你的几次赌债都是我还的。”

阮中华低下了头：“我谢谢姑娘，非亲非故的让我担当不起……”

他嘴上这样说，却并没半点谢心。他知道必是有所求的，反而一笑：“姑娘，这个地方雅静啊！是会馆呢还是客栈？”

空空儿：“我也觉得这地方好呢。一个朋友的，我借住。”

阮中华定神看了看她，真是人间尤物。到底是什么人把宅子借给她住？二人是何关系？她这样的出身，这样的年纪与相貌，多少男人惦记？难再是处子之身了吧？

空空儿见他愣神，哪知道他这样脏心烂肺，笑着问：“您怎么了？”



阮中华忙道：“我……我在想欠您多少钱呢，怪不合适的。您说个数，我一定还。”

“就为了交您这个朋友，提钱就远了。请您帮个小忙。”

阮中华勉力一笑：“我能帮什么呢？我只是个虚职，并无实权。”客套话说着，心里却又思索起来：“如果是江南大户，手臂上应该会有守宫砂，我何不赚她露出一露胳膊，看看她守宫砂还在不在？”

想到这里阮中华笑道：“姑娘有茶吗？我口渴了。”

空空儿歉意地一笑，起身走到木几旁，亲自倒了一杯茶递过去：

“怠慢了。”

阮中华嘴上道谢着，双手接过茶杯，眼睛偷瞄她的玉臂，可是两边的衣袖都压严了，过手不足一寸。他什么也没瞧出来。

空空儿觉得异样：“您怎么了？”

阮中华忙大口把茶喝了，擦了嘴掩饰笑道：“我瞧这杯子讲究呢！”

空空儿笑着示意他坐回去。

“您在宗人府，掌管着皇家的宗室谱牒，还有养给优恤诸事。对吧？”

阮中华唯有点头。

“跟您打听一个人。”

“谁呀？”阮中华随口一说。

“叶赫那拉·福忻。”

阮中华顿时脸色大变，胸口如同挨了一棍，方才的胡思乱想立时化为一片空白。

空空儿：“怎么了？”

阮中华摇头：“没……没什么！”

“认得吗？”

“谁啊？”

“叶赫那拉·福忻。”

“不认得。”

“就是从前的户部侍郎，福郡王。”

阮中华干笑：“不认得。真不认得。”

空空儿换了一副表情，轻蔑一笑：“赫赫有名的福郡王，太后的宗亲，兵部尚书月王的亲弟弟，你宗人府的人能不认得？”

阮中华尽力平静：“不瞒姑娘说，从前的福郡王，我知道。可我只是个小小的

五品主事，还是汉堂的主事。旗人、皇宗两支，我无权管辖。故而他的事，我不清楚。”

空空儿长身而起，目光如刀，吓得阮中华不敢逼视。

“不对吧，月王和福郡王获罪之后，月王被斩，福郡王被流放伊犁。这二王的后事被分拨到了汉堂料理，你敢说不知道？”

一句话如寒风刮面，阮中华本能一哆嗦，忙不迭站起身，使劲摆手，哀求道：“死了，他家人都死了。”

空空儿冷冷道：“你不说实话是不行的。”

阮中华：“死绝了。两府的人，都死得干干净净。真的。”

空空儿嘴角上翘，眼里有刀。

阮中华：“你……你到底是谁啊？”

空空儿：“我叫空空儿。我只想知道福郡王的下落。”

阮中华大声道：“我真的不知道。”

空空儿冷笑：“不说，你可走不了。”

这时，周癫推门而进，冷冷地站在门口看他。

阮中华把心一横，猛地大喝一声，扑向了窗口欲破窗而下，可惜身笨窗牢，竟把他弹了回来，一脑袋磕在木几上。

空空儿看着想笑：“你干什么？”

阮中华的鼻子又出血了：“我想回家。”

周癫插口道：“说出来，我送你回去，体面地回家。”

阮中华大喝一声：“你弄死我吧！”

说罢竟扑向了周癫，周癫一愣之际，阮中华忽然回身，疾跑几步借着惯力使劲撞向了木窗，终于破窗而出，从二楼上翻下去了。

空空儿一愣，周癫黑蝙蝠一般从窗口直飞了下去。空空儿走到窗前，探头一看，阮中华趴在雪地上正哼哼还没起来，而周癫的眼罩弹飞了，正满雪地里摸找。空空儿不紧不慢地把盆火拢了盖住，又走到衣橱边上把雪貂披风取了，将头发束紧，这才从豁烂了的窗口一纵而下……

